



俯瞰 黄河千余年的吴堡『石城』

被称为“华夏第一石城”的吴堡石城，始建于五代时期的北汉，距今已一千余年，后经历代修缮，达到了周长 1125 米的规模，不算大，但因地处晋陕大峡谷要冲地带，头枕滔滔黄河，脚踏巍巍高原，身卧坚固石山；地势险要、山环水绕、易守难攻，故赢得了“铜吴堡”的美誉

曾德超

说起石城，不少人都会想起南京的别称石头城，如刘禹锡的《金陵五题·石头城》写道“山围故国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”，似乎只有那滚滚长江水，配之以伟岸坚固的石城，才能谱出一首首“江流石不转”的英雄赞歌。可惜沧海桑田，如今南京的石头城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，找不到最初的模样了。那么大江大河边是否就没有保存较为完好的石城了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不仅长江岸边有石城，黄河岸边也有石城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其中的一座，千年以来保存最为完好，它就被专家学者称为“华夏第一石城”的吴堡石城。

这么响当当的名头，不去亲近一番多少有些遗憾。经过资料比对分析，得知其始建于五代时期的北汉，距今已一千余年，后经历代修缮，达到了周长 1125 米的规模，不算大。但它因地处晋陕大峡谷要冲地带，头枕滔滔黄河，脚踏巍巍高原，身卧坚固石山；既有通城官道下至河岸，也有咽喉要道连接后山；地势险要、山环水绕、易守难攻，故赢得了“铜吴堡”的美誉。吴堡石城自从金正大三（1226 年）成为县城治所后，历经元、明、清及民国，皆为县之首府，达 700 多年，直到 1945 年吴堡县城移往他处。从此，吴堡石城孤独地傲立于黄河之畔，山梁之巅，看大河奔流而下、天外日日落。

“铜吴堡”

在一个深秋周末的黄昏，和三五

配图：石城东临黄河西岸，地势险要，故有“铜吴堡”的美誉。
新华社记者陶明摄

大的“王思故居”，其创建人王思是明朝洪武年间人，世居石城，曾官至四川布政司右参政，告老还乡后修建了这处四合院，依山望水，宜于修身养性。“王思故居”是一处俯瞰黄河的绝佳之处。一眼望去，黄河像一条巨龙横亘在黄土高原上，在落日余晖中蜿蜒而去，把千百年的沧桑带进了历史深处。若是俯视山下，因为山体近乎直上直下，有壁立千仞之感，让人胆战心惊。更为神奇的是，东城墙像一个大义凛然的战士，孤傲地挺立在悬崖峭壁之上，让人敬佩自然的雄奇、民族的坚韧。

回头再上主道，走一段，就到了城内最高点——县衙所在地。主体结构分别为明洪武和清雍正年间所修。后来署区的砖木结构建筑都毁于日军炮火，唯留有石窑窗洞五孔一院，建筑考究，保存基本完好。

此行的终点是北门旁的一处观景台。站在台上向沟底望去，但见悬崖峭壁、山路弯弯，那是石城人赖以生存的挑水之道，如今在那里孤独地守候着当年的水源地。

静守孤独

随着夜色降临，石城倾听着黄河的涛声，沐浴着皎洁的月光，呼吸着清凉的山风，缓缓进入睡梦之中。

就这样，随着落日的余晖而来，带着升腾的夜色而去，我们一行人走马观花似地游览了吴堡石城的几个代表性古迹。

用什么词来概括对石城的感觉呢？有人用精致来形容它，因为它小巧；有人用铜墙铁壁来形容它，因为它有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”之势。但总感觉这些都是它面上的特点，没有触及其精髓，它深层次的特质在于——孤独。

从年代久远看，这座孤独的石城，历经过五代时期的战火，宋元明清的风雨，仍能完整地屹立于今时今世，就像一个孤傲的长者，冷眼看时光流转，世事变迁。

从它所处地来看，它自诞生之日起，就保留着原始而纯真的特质，把它自己融进陕北的苦寒冷峻山水，不沾染世俗的气息，保留着孤独的品格。

从人文环境看，它就像历史长河里的一条沉船，任由千年的岁月风尘，一代代的繁华与衰落，装进它那孤独空旷的“船舱”，凝固成一段段不朽的传奇。

我和它的这次不经意邂逅，产生了“孤独”的共鸣，或许这就是它静守孤独、未染尘嚣、不求闻达，却又能动人心魄的原因吧。

人生不正是一场孤独的旅行吗？无论走过多少繁华，终究还是要回归平静，就像《百年孤独》里所写“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，原来终究，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”。

人如此，吴堡石城也如此，孤独是它的修行。正如著名德国著名作家、诗人赫尔曼·黑塞的《雾中》对孤独的诠释：

在雾中散步多么奇妙！
一木一石都很孤独，
没有一棵树看到另一棵，
每一棵都很孤独。
……
在雾中散步多么奇妙！
人生十分孤独，
没有一个人看出另一个，
每一个都很孤独。

孤独的吴堡石城，仍将会在那里静候知音，去亲近、感受、品味它的独立和孤傲。

本报记者程楠

万里长城既能蜿蜒盘旋于崇山峻岭之间，也可逶迤固守在尘土飞扬的丝路古道旁。

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永泰古城，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“隐藏”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的戈壁之中，默默记录了 400 多年的历史沧桑。从空中俯瞰，永泰古城呈不规则的椭圆形，城墙边突出的瓮城等像“乌龟”的脑袋和足，当地人因此也称其为“龟城”。

金戈铁马入梦来

大漠孤烟，长河落日。河西走廊连接古代中原与西域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。

永泰古城不在河西走廊上，却紧邻河西走廊，拱卫河西走廊。在明代，像永泰古城这样的城堡和边墙构成长城防御体系，形成了保障河西走廊畅通的“锁钥”。

据专家考证，景泰一带的长城主要修建于西汉与明代，而汉长城又是明长城修补利用的主体与基础。

1598 年，三边总督李汶率大军，出击盘踞于大、小松山（今景泰寿鹿山、昌岭山）一带的鞑靼阿赤兔等部。

松山收复后，明军筑边垣，分屯置戍，将防线从黄河沿岸北移 300 多公里，在此建筑新的防御体系。而这里的“边垣”即称“新边”。

当时的明军将领敏锐地注意到，从新边到兰州之间，人烟稀少，补给困难。因此，他们选择在背靠寿鹿山的一片川滩之地上构筑城堡。

据《大清一统志》记载：“明万历三十二年，总督李汶、巡抚顾其志以红水、三眼井二堡去州辽远，因于适中之地旧老虎城置堡，周三里，名曰永泰。”1608 年，永泰城建筑完成，有兰州参将驻扎在此，城内驻有士兵 2000 多人，马队 500 人。

久经沙场的李汶不会意识到，他力主筑起的新边长城，会成为明朝后期修筑长城的最大工程。自新边建成以后，这里再无大的战事。而此时，距离明朝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 30 多年。

其实，包括永泰古城在内，明朝在甘肃新边沿线共修筑了 13 座军堡。这些军堡再加上长约 400 里的长城，共同构筑起完整的新边防御体系，大大缩短了明朝守军的布防线，降低了防守难度，并有效抵御了河套一带游牧部落对明西北边境的袭扰。新边长城及军堡有效利用了地理优势，成功将防御重心北移，成为明朝长城防御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。

古代军堡“活化石”

永泰以战而兴，数百年来又隐于戈壁深处，闭眼听，仿佛古城的每一粒黄沙都回荡着遥远的绝响。抬眼望，夯土城墙、瓮城、炮台……每一处景致又像穿越回古代。

在永泰古城，黄土夯筑的城墙围出了一个龟壳似的椭圆，四面各有一半半月形的瓮城作为“龟足”，只有南面的瓮城开有两道城门，就成了乌龟的“脑袋”。城墙周边分布的 12 座马面构成“裙边”。从高处俯视，整座城就如一只金龟伏在戈壁滩上。

古城壁垒森严，再加上城外烽火相望的墩台，都说明这不是一座普通城池，而是一座有重要价值的军事堡垒。

71 岁的永泰古城居民、长城文保员李崇仁从小就生活在这里。他介绍，永泰古城周长约 1.7 公里，墙高平均约 12 米，有炮台 12 座，城楼 4 座，城下有护城河。“城南北两侧分别朝兰州和长城方向建有绵延数十里的烽火台。”

靠近观察可以发现，永泰古城的城墙上还建有像锯齿一样的垛口墙，用来保护当年守城的士兵。城墙上



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永泰古城，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“隐藏”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的戈壁之中，默默记录了 400 多年的历史沧桑。从空中俯瞰，永泰古城呈不规则的椭圆形，城墙边突出的瓮城等像“乌龟”的脑袋和足，当地人因此也称其为“龟城”

蛰伏大漠四百年的永泰『龟城』

搬走的老人。”

如今，大量年轻劳力外出务工，永泰古城的留守人口主要靠养羊“过生活”，还有些村民在周边种植小麦和胡麻等作物。

蓝天连着土墙，城外一群白羊。有村民放牧归来，羊群拥挤着从城门外涌入。虽没有人声鼎沸，却迎来另一番热闹。

配图：无人机航拍的永泰龟城。
本报记者马宁摄